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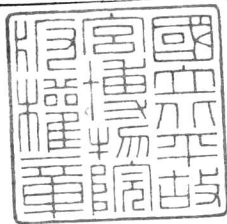
貞一齋詩文稿

第一卷的文藝

貞一齋詩文稿

宛委別藏錄叢書堂鈔本

故宮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高二十
公分寬十四公分



貞一稿序

夫為大而無當徃而忘反之言者必世所謂山林枯槁果於遠人之士豈非以其志與若仁義之本風化之原論說必歸儒者而稽之章逢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騁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稿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嘆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間得君

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
西山來示余此稿槩篇百數而槩度若一其武當山
賦與巢湖等詩論在詞澹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
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徃而知所至與雅頌廢風氣降
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
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須
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
臨川人也顧又蔽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蔽君使
無知者亦云然耳茲所以資吾掩卷之歎而尚悲其

志也世之觀人者徃徃循名遠實靡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凡不可而衆說可與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謹先歸此稿竝休告叩雲谷相與并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貞一橐叙

為蒙體禦寇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恢廓胸臆欲與天地無際其智豈不能知踐平實遵槩度之為中若是者蓋亦激於卑陋沒溺之累而不自知其為賢知

之過也有人焉得其清虛廣大者而寄跡焉以行吾
平實槩度之素則其於道何如哉吾友朱公本初故
禮義家厭世溷濁霞裾星弁訪歷名山大川與太初
溟滓游於無窮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飢渴然
入與元德大宗師留輦轂下交當世偉人魁士聞見
滋博暨主教玉隆余來江右始獲盡窺其稿名貞一
者如泉涌石竇日挹日新如雲幻晴峯愈變愈麗比
興序論粹乎儒者昔人言天上無凡俗神仙世無仙
則已有則必通古今盡心性如吾聖賢聖賢不作仙

亦未之見豈人心沈溺不獨吾遊方之內為然耶自
鴻儒代作統緒復振孔氏之道昭若發矇矣本初一
榻林下內境虛曠中夕夢回松月在窓夜氣聞然全
體豁露于斯有得則顧是區區者又將有不屑焉者
矣余安得從君抵掌跋燭根極指歸以會貞一之傳
芻狗陳言相視一笑至治第三禩倉龍癸亥中秋友
人眉山劉有慶志善父謹叙

朱鍊師文集序

勤者為學之本也士而或怠能有進焉者否也曩遊

京師獲識本初朱鍊師於環樞堂下讀其詩則排體
五言學工部長句與文則馳驟老坡間時本初已四
十餘以道法承應中朝日不暇給然省其私稍有餘
力則卷不釋手夜讀由乙至丙以為常吾固知其必
將有進也久之文進於韓復進於選迄今十有餘年
其所進方未已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役役
事窠臼語言或者不知蘓為何文杜為何詩者有矣
况老氏學者歟况韓與選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
况四十五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宰抑

其家學有所從歟環樞尊師以清靜佐化理文采動
公卿若漢蓋公唐吳筠者本初出入贊襄其間而有
所講益歟不然顧其所學之勤之進歲異而月不同
者又何歟後之為學思有進者展讀茲卷知所勉矣
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上士聞道子貢亦謂不可
聞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愚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
道文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
山中貞一其號云至治癸亥十月甲子臨江歐陽應
丙書

貞一稿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臧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輜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逕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叅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憚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
以所著貞一彙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
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為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為
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蹇澁以為竒古也
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固足以名
家也乎集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
而不輕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嗇
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為必審而後言不隨
物以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為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

貞一齋文
五
矣而集以為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尚有廣予者
乎觀其書者試以集言求之泰定二年四月八日承
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伯生甫書

貞一稿序

吾嘗怪夫言出於聖賢者謂之經出於諸子百家者
謂之書均是言也經與書何為而別乎道有隆汙言
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為也經書之分故判然若天之
尊地之卑高下之位確乎其不可以相踰也秦漢諸
人刻意詞章以專門名家樂毅李斯屈原司馬遷班

固楊雄之流號稱獨步雖然以擬諸經可得乎臨川
朱本初儒家子也為黃冠與予同道居龍虎與予同
山處京師與予同朝雅志詩文與予同好予長於
本初四歲則其年之相若也予自四十來言語詞章
漸刊落而無為非無為也吾聞諸教父曰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今觀本初
示予貞一齋稿其文皆四十後作而用志方銳也用
志銳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不可同日語焉或
者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藏者歟方其處山林也則

以損及升於朝也則以益蓋山林以道相高而朝廷以才學相雄長本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混其處焉亦孔子齊人之獵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乎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哉不然予與本初又何以為居同山處同朝身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之文欲微予言而為之序為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本初之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汙言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為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歟抑將不歟是書

為貞一齋文稿敘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四月八日丙子元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貞一藁序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有言焉而為文辭有行焉而為德行動為之用靜為之體也然其所以歷萬變而常存者以其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趨時而純體乎易道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為詭辭動於行而行為怪行或不免焉矣老氏之學蓋原於易然而疏之為莊周列禦寇庚桑楚計